

文学研究离不开“理想读者”。所谓“理想读者”,并不是大众眼里高不可及的专业评论家,而是被很多人忽视的普通读者。很多情况下,能够最直接、最真实地反映作家作品实际效果的,首推普通读者。

【名家序言】

## 接地气的“文学生活馆”

□温儒敏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办了一个“文学生活馆”,已经好几年了,口碑挺不错的。每次活动都有很多听众来听讲,百十人的报告厅坐得满满当当,有些人只好坐地上。真想不到,在当今,文学讲座还能如此受热捧。其实这是普及性的讲座。主讲的大都是学有专长的学者、教授,题目是从古到今中外文学名著的解读,听众则以校内外普通的文学爱好者为主。这完全是公益活动,在当今这样浮躁的环境中,能坚持多年也很不容易。“文学生活馆”虽然挂在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的名下,但具体工作都是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谢锡文、马兵、侯莹等老师和一些志愿者做的。我欣慰地看到,这个活动的确帮助我们接触和了解到“文学人口”的状况,也看到社会上“文学生活”某些真实的侧面。现在“文学生活馆”把讲座的内容汇集整理出书,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它能将山东大学的“文气”更加广远地传播,惠及更多文学爱好者的“文学生活”。

这套书的编者要我写篇序言。我想把一篇旧文(原题“文学研究也要接‘地气’”,载《求是》杂志2013年第23期)拿出来,附在这里,希望能让读者多少了解什么是“文学生活”,以及为何要研究“文学生活”。再回过头来看“文学生活馆”的这些讲座汇集,也许就更有意思了。

现在我就把旧文抄录于此:

当下,不少文学评论和文



《领读经典》(全三辑)  
学术顾问:温儒敏  
主编:谢锡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学史研究在“兜圈子”:只在作家、作品——批评家、文学史家这个圈子里打转,很少有人把目光放到圈子之外的普通读者身上。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重在作家、作品评价的研究不好、不重要。相反,文学研究在作家、作品的一亩三分地上深耕细作,是很有必要的。我们所要强调的是,现在大多数文学研究只在“内循环”式研究的一条道上走,不考虑普通读者的接受情况,割裂了作品与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今天的文学研究之所以单调乏味、缺少活力,恐怕与这种做法有很大关系。

文学研究离不开“理想读者”。所谓“理想读者”,并不是大众眼里高不可及的专业评论家,而是被很多人忽视的普通读者。很多情况下,能够最直接、最真实地反映作家作品实际效果的,首推普通读者。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都在“参与”文学活动。所以,普通读者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不仅理所当然,而且很有必要。同样,

作为文学研究的“大头”,文学历史研究也不能仅仅局限于作家与评论家的“对话”,而应当把注意力放到大量普通读者身上,看他们所传递出的普遍的趣味、审美与判断,因为普通读者才是更准确、更真实、更富价值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不但要重视专业评论家写的文学史,还要关注并写出大众的、群体性的文学活动史。

文学研究一旦走进普通读者,就会豁然开朗、别有天地。我国现在每年有3000多部小说问世,但生产、销售、传播、阅读等情况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比如:那些畅销小说是怎样出炉并引发轰动效应的?这些小说主要在哪些方面引起当代读者的兴趣或关注?怎么看“策划”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普通读者的“反应”和批评家的评论之间有什么不同?小说如何影响普通读者的精神生活?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下工夫琢磨。研究透了,弄明白了,是很有意义的。再比如,社会各阶层文学阅读状况,网络文学的生产传播,中小学语文中的文学教育,电



“文学生活馆”的学者、教授带领读者品读经典。(图自《山东大学报》)

视、广告中的文学渗透,甚至四大名著、古代诗词对当代精神的影响,等等,都可以做专题调查研究,也同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还有,当前社会各阶层群体的文学阅读情况,包括农民、城市白领、普通市民、大中小学生等群体的文学阅读调查,一些重要文学类型,如诗歌、武侠小说、打工文学等的接受情况,文学经典在社会的传播、阐释、变异的状况等,都大有文章可做。

因此,走出“象牙塔”,走进生活的广阔天地,走进社会大众,是文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做到这一点,既要关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读者的“反应”,又要分析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在社会精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创造性地运用访谈、问卷、个案调查等方式,通过大量的数据收集、统计分析,充分论证文学的社会“事实”。只有进入粗粝但丰富的现实生活,文学研究才能接通“地气”,把最真实、最生机勃勃的一面还原给作家和研究者,从而打开束缚创作灵感的“绳扣”,激活被“学院派”禁锢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 【编辑推荐】

《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  
[美]阿诺德·布拉克曼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布拉克曼是美国合众国际社驻东京记者,是极少数获准进入巢鸭监狱探访东条英机等囚犯的记者之一,本书以大量一手的采访资料和细节重现庭审现场,揭露日本侵略者骇人听闻的残暴虐行。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韩策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详考1901年辛丑科举改革背后的复杂博弈过程,检讨辛丑新章制度设计的利弊得失,考察1903(癸卯)年、1904(甲辰)年两科会试实际进行的情况,展现癸、甲进士群体在清末民初剧变时代的流风余韵和最终命运。

《中国三十大发明》  
华觉明 冯立昇 主编  
大象出版社

在作者看来,西方学者所持中国“四大发明”说,只是基于这些发明对人类文明特别是对近代西方文明带来的影响所作的评价,中国在历史上的重大发明远不止于此。

《在世界与我之间》  
[美]塔那西斯·科茨 著  
译林出版社

在旁人的眼中,美国作家塔那西斯·科茨完全可以给孩子良好的教育、丰富的人脉,但他依然对儿子的前途感到悲观,担心他将遭遇的不公和不幸,于是写下三封长信——“我希望你拥有自己的生活,一种远离恐惧的生活,甚至远离我”。

《何为美好生活》  
[日]宝岛社 编  
湖南美术出版社

作者用影像的方式展示了130个日本人家里的室内布局,深入了解他们对于家具陈列的不同见解及日常衣着的搭配方案,让读者看到种种理想生活的可能,以及与物品相处的美好方式。

《梅赛德斯先生》  
[美]斯蒂芬·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斯蒂芬·金以比尔·霍奇斯警探为主角创作的犯罪小说三部曲的首部,故事从奔驰车大规模伤人案开始,警方始终没有抓住凶手。几年后,负责调查此案的霍奇斯警探已经退休。他突然收到一封署名为“梅赛德斯杀手”的信,他将计就计,一局猫鼠游戏就此展开。

《海洋与文明》  
[美]林肯·佩恩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尽管地球表面的百分之七十都被水覆盖,但历史叙述却一直是陆地中心论的。作者试图改变这一现状,将重心从陆地转向水域,带领读者通过海洋来纵观历史。

《睡眠革命》  
[英]尼克·利特尔黑尔斯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高质量睡眠是让生活效率更高、精神状态更好的关键。英超曼联御用运动睡眠教练尼克·利特尔黑尔斯颠覆八小时健康睡眠的传统定式,让失眠者有效掌握在适宜睡眠时间里获得更高质量睡眠的新方法。

## 对儿童生命个体的温柔观照

□仲文娜



《白雾》  
刘玉栋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白雾》是作家刘玉栋推出的一部长篇儿童小说,作者用饱含深情的笔触,书写了“我”童年生活中的一段美好时光。确切地说,是生活在城市里的“我”,在农村(白雾村)度过的一段难忘岁月。那个年代独特的童年生活体验,挖田鼠洞、捉鱼、抽陀螺、看露天电影、赶年集、玩玻璃球等,无不透露着作者对童年和故乡的深深眷恋与怀念。正如他在题记中所说,“弥漫在心中的那团浓浓的白雾,是我永远不老的乡愁。”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小说也是作者本人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回顾和观照,对记忆中的故乡的缅怀和祭奠。毕竟,童年永远消逝了,故乡再也回不去了。

小说中的“我”叫冬冬,八岁那年,由于爸爸支援国家建设去了大西北,“我”跟着妈妈从省城回了乡下姥姥家,住了近一年的时间。其间,“我”结识了童木、树墩、张得月几个童年玩伴。我们一起上学,一起玩耍,共同经历了很多令人难忘的事情。我们偷偷地跑到田野里去挖田鼠洞,去南大湾捉鱼,漆黑的夜晚步行到镇上去看露天电影,下雪天打雪仗滚雪球,赶年集买炮仗等等。时光飞逝,我们一起慢慢地成长着。

童木是“我”在白雾村结识的第一个小伙伴。他重情重义,忧伤而敏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常常用手托着下巴发呆,“我不知道,他干吗老是这样,就像是有天大的心事似的。”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瘦瘦的他瞪着一对惶恐的大眼睛;当我们在姥姥家的房脊上,“我”发现他长长的眼睫毛下挂着两颗泪滴;当他要回小鹿村的时候,他眼圈红红的,对“我”充满了依恋和不舍,并送给“我”一个风筝作为纪念。当然,这一切与他的家庭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他有个精神不太正常的妈妈,被关在了老家小鹿村的房子里。他跟着爸爸在白雾村上学。小小的他,过早体会到了母爱的缺失和家庭不幸的心酸。这一切,在他年幼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树墩是“我”的表哥。正如他的名字一样,他憨厚,善良,又懂事。可以说,如果没有树墩,“我”的生活远远没有这么精彩。他比“我”和童木年长几岁,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出去玩,他都一直体贴关照着他们。张得月是“我”的同桌,他是那种调皮捣蛋、经常惹是生非的孩子。发生了打架事件以后,张得月的形象一下子被放大了,变得

丰富而清晰起来。

作者始终以一种温柔的情怀观照着每一个儿童生命个体,观照着他们的精神成长。这一点,与作者的成人小说一脉相承。我们惯常于说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理所当然地以为孩子们的世界是单纯的,快乐的。可实际上,孩子们也有自己的烦恼,有自己忧伤的心事。作者敏锐地捕捉着儿童的内心世界,挖掘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情绪变化与心情起伏,温柔地观照着他们的精神成长。这也是为什么读者会觉得小说明朗的背后,始终萦绕弥漫着一股无法释怀的淡淡忧伤情愫的原因。当童木要回小鹿村的时候,当别人说妈妈和吴老师搞对象的时候,当树墩、张得月出事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复杂的,不安的,担忧的,甚至是疼痛的。面对生病的妈妈,童木内心隐藏的悲伤,无时无刻不浮现在脸庞。得知树墩要辍学去打工,“我”的内心涌上莫名的失落感。这些情节读来让人唏嘘不已,无比伤感。

这部儿童小说与现在的孩子们分享父辈不同的童年经验,伴随着那些温暖的记忆,感受中国故事中永远不老的乡愁。